

2017年春季海上学府项目交流小结

2017-09-05 10:47:17

在开始回忆短短四个月交流的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交流项目中指导我做科研的教授的一封邮件。邮件中写道：“是的，我和你一样也很怀念我们这一群人在船上的四个月生活……同时我也很高兴看到，大家在交流结束之后依然能保持联络，并依然如我们课程中所讨论的那样，抱着改变世界的信心和勇气。”而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今年一月到四月进行的交流项目的总结。104天，三个大洲，四个大洋，14个国家，两万海里，600余位不同背景的同学……这些数据或许能简略概括我参加的这个项目。总而言之，由于本校外事处提供的宝贵机会，我参加了美国Institute of Shipboard Education组织的，由科罗拉多大学提供学术支持的一个名为“海上学府”的项目，一边在游轮上上课，一边访问航线所经的十余个国家。对于这一段精彩的经历，我将尝试在这篇文章里作一总结。一、求索 由于这是一个学术交流项目，我的总结还是从学业开始。总体来说，在“海上学府”项目中上课的过程，是一段在智识层面非常令人感到愉快的旅途。和学生一样，海上学府项目的教授和老师也来自不同的背景，每学期由不同高校的教职人员自由申请经严格考核后上船任教。而这一点就使得我们的课程体验变得十分多样化。除去“全球化研究”和“18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两门项目要求必修的课程以外，我还选修了两门本专业的高年级课程，并利用其中一门课程的机会，独立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可以说，这是我在获益良多的一个学期，同时也是这一个学期的探索让我确定了我在学术层面的兴趣。在此，我主要想谈谈两门我本专业的课程——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变迁。这两门课风格截然不同，却都给了我深深的学术启迪。首先谈社会心理学。顾名思义，这门课研究人类心理在社会层面的表现与影响因素，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结合这个项目的全球化背景授课风格，这门课就变得格外有趣。结合日本的民族气质、南非的种族问题、印度的社会分层等议题，教授将复杂的心理学概念娓娓道来。虽然上课的教室在顶层船头附近，稍遇风浪地板便颠簸不止，我依然期待着每一次上课的时刻。同时，由于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我们经常需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无论是在图书馆向同学发问卷研究互助行为，还是在缅甸当地市场和小贩讨价还价研究说服策略，都是异常有趣的体验。当然，这门课独特的考核方式也令我有收获。最后的成绩中，有一小半的分数来自在每一个港口停留之后的命题作文——当堂花半个小时，结合最近学到的心理学概念，分析在港口中的所见所闻。在那几张薄薄的作文纸上，我开始简略地分析日本的基础设施设置对个体的规训，越战纪念馆体现的公众的情感态度，印度与旅伴的团队合作策略，在南非作为一个中国人遭遇到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可以说，这门课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也让我扎实地掌握了心理学概念。而另一门课——社会变迁，则更加特别一些。相比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讲”模式，这门课的整体气质更接近于一个小型学术研讨班。每节课大家围成一圈坐好，前半节课由这节课轮到的学生小组带着大家读上节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并组织讨论，后半节课教授再视情况进一步讲解。阅读材料也是五花八门，从道德哲学到社会学理论再到NGO运营实务，什么都有。不知为何，这门课上的同学也都经历丰富，有大学期间常年参与非政府组织运营的，有黑人民权运动积极组织者，也有《道德经》倒背如流的美国哲学系学生。就是这么二十几个人，如我的另一位同学所言，“至今都保持联络，并每天讨论一些无用而必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当然也正是这门课让我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基于这种灵活而又严格要求的课程体制，我运用交流项目的后半程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并在最后一节课上向所有同学分享了我的发现。这门课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讨论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海上学府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交流项目，如何动员它的学生参与到项目中的慈善和志愿服务中来呢？基于这一点，我访谈了几位同学和教职工，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了这个交流项目的动员机制。在此过程中，这门课程的教授以及同学为我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令我感到异常感激。二、交流 由于教职工与学生的组成，海上学府总体上是一个美国交流项目，故而我参与这个项目的全程都带着“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性质。同时，我的项目性质和课程决定了我不得更深入地参与这种交流——无论是我修读的中美关系史课程，还是我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无时无刻不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误解，共同点与差异。虽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但中美双方对于太平洋对面这个国家的理解大抵还是十分微妙。我本人在异国环境中的新鲜感和陌生感暂且不谈——从加州集合登船开始，每一刻都是文化冲击——我的美国同学对于中国的印象，大抵都是“古老，神秘而遥远的陌生国度”。第一节中美关系课上，老师让中国同学和美国同学分别写下想到美国或中国脑海里最先跳出的三个词汇。美国同学这边常见的词汇大概是一些属于中国的地标与特产，比如长城、熊猫等等，中国同学人数太少没有统计数据，不过正如我课程调研之后的作业中所写：“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双方对对方抱着一种符号化的认知——这种倾向自冷战时的政治宣传画开始，至今依然留存。区别在于，在中国欧美面孔承载的意义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变成了‘一个老外，我家孩子练习英语口语的好对象。’就我观察，在美国情况也差不多。”这差不多就是这场跨文化交流的基准起始点。在这一点之上，接下来的剧情可以说十分有趣，好在大家都抱着一颗开放而兼容并包的心。于是我们看到的在上海做课程调研期间，大家其乐融融地逛外滩，在南京东路吃火锅，和美领馆的官员谈笑风生，然后在回程的路上在（精通中文的）美国教授的带领下不分国籍一同唱（中文歌词的）东方红。不得不承认，看着一车欧美面孔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确实令人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之感。除此之外，大家也能在课上认真讨论这百年来中美复杂的历史纠葛，合作与竞争，同盟与敌对，并探讨如何促进当今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令人无奈的误解、差异与刻板印象也是存在的。与之相关的澄清与沟通，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过，总体来说这个过程作为跨文化交流还是比较成功的。中美关系课程期末考试，两道论述题，各50分，可以说是这个议题的终极之问：“为了促进中美关系，中国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美国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三、异域 如前所述，在这次交流的过程中，我访问了14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越南、缅甸、印度、南非、加纳、摩洛哥、德国，以及项目结束后的欧洲诸国。这是一个“环游世界”的过程，当然也不仅是一个环游世界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项目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希望我们做的尽可能超越普通意义上的旅游。在第一节课全体学生必修的“全球化研究”课上，老师就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对于各地文化的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美食、节日和民俗”（food, festival and folklore），同时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清醒而敏锐的旅行者，而非一个仅仅逛遍世界热门景点的游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应该如何描述我去过的这14个国家呢？当然我可以用一个游记作者的笔触描述四大洲的大好河山。比如我仍记得太平洋边的落日，飘雪的神户街头，胡志明市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摩托车以及从通宵大巴上下来，在缅甸佛塔上看到的日出；当然也有印度茶山里酒店阳台上的猴子、直升机上看到的南非开普敦全貌和摩洛哥撒哈拉沙漠里的星空。当然我也可以从办签证的种种波折讲到年三十在幽深漆黑的京都小巷迷路再讲到从骆驼上掉下来是什么感觉。当然比这更有趣的是人。而这一部分就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我们能从当地人身上看到什么；其二，我们给当地人带来了什么。关于第一部分的回答，我只能说，我看到了很多，然而我看到的这些部分，却令我感到四到六天的旅程远远不足以让我了解我经过的这些城市。我坐在仰光的环城小火车（微妙的是这是一辆拆了空调系统的原日本JR北海道列车）上，在三十五度的高温中试图观察身边匆匆的旅人：叫卖煮鸡蛋和煮玉米的小贩、坐在座位上默念经的尼姑、在当地文化的规训下审慎地避免身体接触的情侣。火车缓慢地过一个陌生的地点，让人强烈地感到一种想了解更多却又无能为力之感。从我的专业视角来看，这些地方于社会学、人类学都是很好的田野点，但恐怕得先学五年语言才能有所收获吧……比这件事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给当地人带来了什么。社会学家厄里曾提出一个叫“旅游凝视”的概念，认为旅游中，游客实际上对当地人进行了“凝视”——前者是凝视的主体，而后者是客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凝视”的改变。这种改变从下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无论在哪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尤甚），船到港的那几天，原本荒凉的码头上总是聚集了大量的小摊贩，用不熟练的英语（和高于市价的汇率）向船员和游客兜售旅游纪念品。而在游客聚集的城市，这种改变则更加强烈：以越南美奈为例，这个海滨小镇因其平和的气氛、绚丽的风景和舒适的海滩广受西方游客的欢迎。在这一基础上，一群东欧人来到美奈，提供了设备，开始出租设备提供风筝冲浪等运动游乐设施，并在游客中蔚然成风；在一些知名景点，也随处可见毛遂自荐前来当导游的当地人。不得不承认，这种改变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原本以捕鱼为业的当地人现在开始通过旅游业谋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量——和我们聊天的导游就说，他通过干这个已经把他的两个弟弟送进了大学。然而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他们依然是被动接受改变的那一方，并因此处在产业链中附加价值较少的那一部分。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本身的特点（甚至是社会问题，比如南非的社会不平等与居住隔离）在作为一种产业，被旅行社打包卖给好奇的发达国家游客，而当地人被这种产业建构的生活状态不免令人感到不适。在加纳，我们曾去一个村庄住过两天一夜，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村民告诉我，这种village homestay服务已经是该村的常态，而孩子们热情地扑上来欢迎我们则主要是因为游客普遍喜欢他们这样做。与此同时，这种产业中处处透露着全球化的痕迹，这就把整个过程变得很魔幻现实主义。举一个例

子就够了：在那个村庄，我们参加了当地一个传统的命名仪式，而仪式上使用的圣水是可口可乐。对于海上学府项目而言，我不确定这个项目组织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参与了这种产业的形成，而我是不是在无意中充当了凝视的主体。104天的项目，结束已经快半年了。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良多，无论是学术层面、科研层面还是个人成长的层面。如项目的“毕业典礼”上教授所说的那样：**Who gets to live this life?**（谁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呢？）因此，我苍白的笔触难以形容我所经历的万分之一。书不能尽意，略陈固陋而已。